

31

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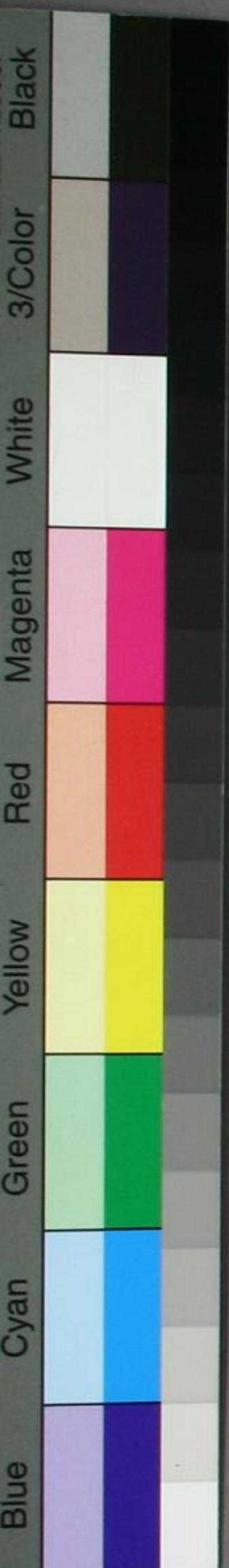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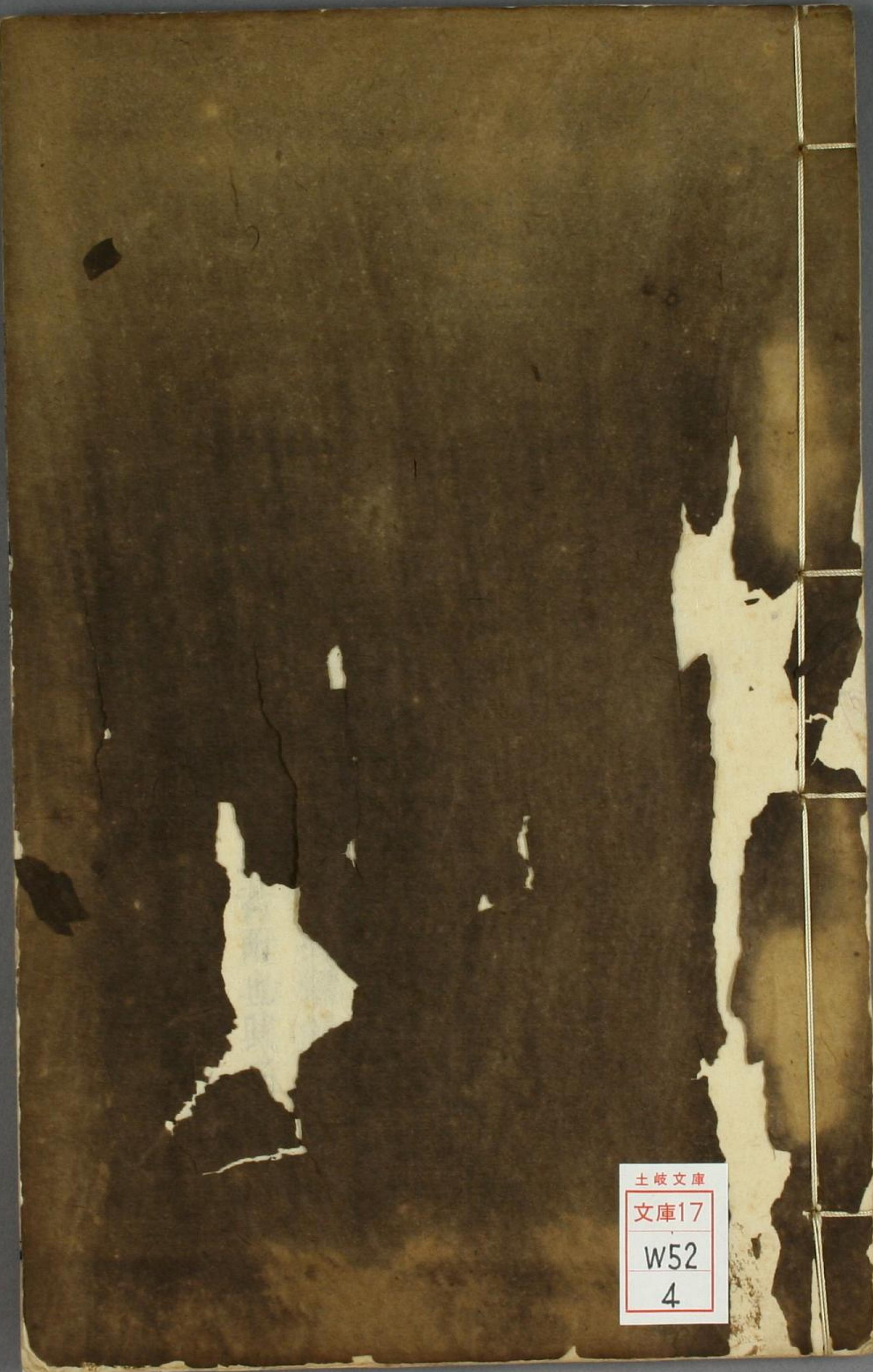
25

20

15

10

5



文庫 17  
W52  
4



文心雕龍卷第八

梁劉勰撰

北平黃叔琳注

河間紀昀評

比興第三十六

詩文宏奧包韞六義毛公述傳獨標興體豈不以風通一作而賦同比顯而興隱哉故比者附也興者起也附理者切類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擬議起情故興體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則畜憤以斥言興則環譬以記託一作諷蓋隨時之義不一故詩人之志有二也觀夫興

異字是  
朱子傳詩謂  
有不取義之  
興未爲知言  
原評  
託字是

昭和六十年一月一日  
土岐善吉贈  
唐氏寄

010185192097

從字疑誤

以上平論興  
比以下言興  
亡而比傳。  
興義亦不全  
古但詩中偶  
用賦頌無聞

之託論婉而成章稱名也。小取類也。大關雎有別故后妃方德。尸鳩貞一。故夫人象義。義取其貞。無從於夷禽。德貴其別。不嫌於鷺鳥。明而未融。故發注而後見也。且何謂爲比。蓋寫物以附意。颺言以切事者也。故金錫以喻明德。珪璋以譬秀民。螟蛉以類敎誨。蜩螗以寫號呼。澣衣以擬心憂席卷汪本作卷席。以方志固。凡斯切象皆比義也。至如麻衣如雪。兩驂如舞。若斯之類皆比類者也。楚襄信讒而三閭忠烈。依詩製騷。諷兼比興。炎漢雖盛。而辭人夸毗詩刺。道喪故興。義銷亡於是賦領先鳴。故比體雲構。紛紜雜還。信舊章矣。夫比之爲義。取類不常。

以下賜發比  
義  
非特興義銷  
亡即比體亦  
與三百篇中  
之比差別大  
抵是賦中之  
比循聲逐影  
擬諸形容如  
鶴鳴之陳誨  
鶴鳴之諷論  
也原評

或喻於聲。或方於貌。或擬於心。或譬於事。宋玉高唐云。纖條悲鳴聲似竽籟。此比聲之類也。枚乘菟園云。焱焱紛紛。若塵埃之間白雲。此則比貌之類也。賈生鵬賦云。禍之與福。何異糺繆。此以物比理者也。王褒洞簫云。優柔溫潤。如慈父之畜子也。此以聲比心者也。馬融長笛云。繁縟絡繹。范蔡之說也。此以響比辯者也。張衡南都云。起鄭舞璽曳元作璽抽。按本賦改緒。此以容比物者也。若斯之類辭賦所先。日用乎比。月忘乎興。習小而棄大。所以文謝於周人也。至於揚班之倫。曹劉以下。圖狀山川。影寫雲物。莫不纖疑作織比義。以敷其華。驚聽回視。資此効

亦有太切轉  
不成滯相者言  
不一端要各  
有當文無定  
體要歸於是

續。又安仁螢賦云。流金在沙。季鷹雜詩云。青條若總翠。皆其義者也。故比類雖繁。以切至爲貴。若刻鵠元作鶴謝改。

類鵠則無所取焉。

贊曰

詩人比興觸物圓覽。物雖胡越。合則肝膽。擬容取心。斷辭必敢攢雜詠歌。如川之渙。

六義

見明詩篇

毛公

漢蓀文志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

關雎

詩序關雎后妃之德也

戶牖

詩小序鵠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

君子

序關雎后妃之德也

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

鳩

德如鳩鳩乃鵠鳥詩傳雎鳩王雎也擊而配焉

金錫

見衛風淇

篇珪

見大雅篇

蟻

見小雅卷阿篇

螟蛉

見小雅小宛篇

揚子

法言

金錫

見衛

篇我

見

類我久則肖之矣。蜩螗見大雅澣衣見邶風。席卷上如雪見風。蜎蜎如舞見風大叔篇。夸毗見大雅。優柔溫潤見王襃洞。其巨音則周流汜濫。并包吐含若慈父。之畜子也。又云優柔溫潤。又似君子。安仁螢賦見潘岳。金之在沙。岳字安仁。螢火賦。飄飄頻頻若流。季鷹雜詩見張翰雜詩。青條若孔叢子。胡越之人同舟濟江中。肝膽見莊子。自其異者流遇风波。其相救如左手。肝膽見莊子。視之肝膽楚越也。必敢見李斯傳。趙高曰顧小而忘大。後必有害。狐疑功。

夸飾第三十七

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神道難摹。精言不能追其極。形器易寫。壯辭可得喻其眞。才非短長。理自難易耳。故自天地以降。豫入聲貌。文辭所被。夸飾恆存。雖詩書雅言。風格訓世。事必宜廣。文亦過焉。是以言峻則嵩高極天。論狹則河不容舠。說多則子孫千億。稱少則民靡孑遺。襄陵舉滔天之目。倒戈立漂杵之論。辭雖已甚。其義無害也。且夫鶻音之醜。豈有泮林而變好。荼味之苦。寧以周原而成飴。並意深褒讚。故義成矯飾。大聖所錄。以垂憲章。孟軻所云。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經之比。

先以六經說  
入分兩層鉤  
剔語自斟酌  
非劉子元惑  
經之比

驗不驗當作可

以辭害意也。自宋玉景差夸飾始盛，相如憑風詭濫愈甚。故上林之館，奔星與宛虹入軒，從禽之盛，飛廉與鷁鶴。按本賦俱獲及揚雄甘泉酌其餘波語瓌奇則假珍於玉樹言峻極則顛墜於鬼神。至東都之比目西京之海若，驗理則理無不驗，窮飾則飾猶未窮矣。又子雲羽一作獵，鞭宓妃以餽屈原，張衡羽獵困元冥於朔野，變彼洛神既非罔兩，惟此水師亦非魑魅而虛用濫形。不其疎乎？此欲夸其威而飾脫其闕字事義睽刺也。至如氣貌山海，體勢宮殿，嵯峨揭業，熠耀焜煌之狀，光采煥煥而欲然聲貌，岌岌其將動矣。莫不因夸以成狀，沿飾

昌黎詩句多如此原評

文質相扶點染在所不免若字字摭實有同史筆實有難於措筆之時彥和不廢夸飾但欲去泰去甚持平之論也

贊曰

而得奇也。於是後進之才，獎氣挾聲，軒翥而欲奮飛，騰擲而羞跼步，辭入煥熗，春藻不能程其艷，言在萎絕寒谷，未足成其凋談。歡則字與笑並，論惑則聲共泣，偕信可以發蘊而飛滯，披瞽而駭聾矣。然飾窮其要，則心聲鋒起，夸過其理，則名實兩乖。若能酌詩書之曠旨，翦揚馬之甚泰，使夸而有節，飾而不誣，亦可謂之懿也。

夸飾在用，文豈循檢，言必鵬運，氣靡鴻漸，倒海探珠，傾崑取琰，曠而不溢，奢而無玷。

嵩高大雅嵩高維嶽峻極于天容崩國風誰謂河千億天雅千祿曾不不容刀百福子孫

文心雕龍

卷八

夸飾

五

千子遺小雅周餘黎  
民靡有子遺滔天堯典湯湯洪水方割蕩  
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漂

杵武成前徒倒戈攻於鴟音魯頌翩彼飛鴟集于泮  
後以北血流漂杵茶味天雅周原膾  
薰堇荼如飴景差風賦楚襄王遊於蘭臺之宮  
宋玉景差侍注宋玉景差楚

大奔星宛虹閨宛虹拖於楯軒  
夫嶮越壑厲水椎飛廉弄綈豸注飛廉龍雀也鳥身玉  
樹上起神屋前庭植玉樹珊瑚爲枝碧玉爲葉飛廉焦明徑峻赴

神甘泉賦鬼魅不能自逮今半長途而下顛注  
言鬼魅至此亦不能上至半途而顛墜也比目  
東西都賦投文竿出比目注西京賦海若游於元

宓妃揚雄羽獵賦鞭洛水之宓妃餉屈原與彭胥元  
漢書音義宓妃宓義氏之女溺死洛水爲神  
左傳昧爲元冥師注元冥水官昧爲水官之長又  
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按張衡羽獵賦

冥西京賦嗟峨峩峩上林賦嗟峨  
在燕有谷寒不生五穀鄒鵬運莊子北冥有魚其名  
爲鵬海運則鴻漸易漸寒谷劉向別錄鄒衍賦

文不全無困元魑魅左傳魑魅罔兩莫能逢之注嵯  
冥於朔野之語魑魅魑山神魅怪物罔兩水神  
峨揭業西京賦嗟峨峩峩上林賦嗟峨  
在燕有谷寒不生五穀鄒鵬運莊子北冥有魚其名  
爲鵬海運則鴻漸易漸

事類第三十八

事類者。蓋文章之外。據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者也。昔文王繇易剖判爻位。旣濟九三。遠引高宗之伐。明夷六五。近書箕子之貞。斯畧舉人事以徵義者也。至若肩征義和。陳政典之訓。盤庚誥民。敘遲任之言。此全引成辭。以明理者也。然則明理引乎成辭。徵義舉乎人事。迺聖賢之鴻謨。經籍之通矩也。大畜之象。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亦有包於文矣。觀夫屈宋屬篇。號依詩人。雖引古事。而莫取舊辭。唯賈誼鵬賦。始用鶻冠之說。相如上林。撮引李斯之書。此萬分之一會也。及揚雄百元作官箴。

確有此二種  
人欲博  
才稟天授非  
人力所能爲  
故以下專論  
博學原詳

頗酌於詩書。劉歆遂初賦，歷敘於紀傳，漸漸綜採矣。至於崔班張蔡，遂據摭經史，華實布濩，因書立功，皆後人之範式也。夫薑桂同地，辛在本性，文章由學，能在天資。才自內發，學以外成，有學飽而才饒，有才富而學貧，學貧者，迺適於事義，才饒者，劬勞於辭情。此內外之殊分，御覽也。是以屬意立文，心與筆謀，才爲盟主，學爲輔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才學褊狹，雖美少功夫。以子雲之才，而自奏不學，及觀書石室，乃成鴻采。表裏相資，古今一也。故魏武稱張子之事爲拙，然學問膚淺，所見不博。專拾掇崔杜小文，所作不可悉難，難便不知所出，斯則

徒博而校練  
不精其取事  
不据理不能約  
覈無當也吾  
見其人矣譯  
此一段言擇  
欲精  
此一段以曹  
陸爲鑒言用

寡聞之病也。夫經典沉深，載籍浩瀚，實羣言之奧區，而才思之神皋也。揚班以下，莫不取資任力，耕耨縱意，漁獵操刀，能割必裂。汪作膏腴，是以將贍才力，務在博見。狐腋非一皮能溫，雞蹠必數千而飽矣。是以綜學在博，取事貴約，校練務精，據理一作撫須覈眾美，輻輳表裏，發揮。劉劭趙都賦云：公子之客叱勁楚令，歃盟管庫隸臣。呵強秦使鼓缶，用事如斯，可謂理得而義要矣。故事得其要，雖小成績，譬寸轄制輪尺，樞運關也。或微言美事，置於閑散，是綴金翠於足胫，靚粉黛於胸臆也。凡用舊合機，不啻自其口出，引事乖謬，雖千載而爲瑕。陳思羣

○接人二字疑或增入之訛  
○千人萬人自指漢時之歌舞者不過借陶唐葛天點綴其事非卽指上二事也子建固誤也彦和亦未詳考也

才之英也報孔璋書云葛天氏之樂千人唱萬人和聽者因以蔑韶夏矣此引事之實謬也按葛天之歌唱和三人而已相如上林云奏陶唐之舞聽葛天之歌千人唱萬人和唱和千萬人乃相如接人之二字疑當作推然而濫侈葛天推三成萬者信賦妄書致斯謬也陸機園葵詩云庇足同一智生理合異端夫葵能衛足事譏鮑莊葛藟庇根辭自樂豫若譬葛爲葵則引事爲謬若謂庇勝衛則改事失眞斯又不精之患夫以子建明練士衡沈密而不免於謬曹仁之謬高唐又曷足以嘲哉夫山木爲良匠所度經書爲文士所擇木美而定於斧斤事美

而制於刀筆研思之士無慚匠石矣

贊曰

經籍深富辭理遐亘縕如江海鬱若崑鄧文梓共採瓊珠交贈用人若已古來無憚

高宗易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箕子易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政典夏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遯任盤庚遯任有言日人惟鶻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冠漢蓺文志鶻冠子一篇注楚人居深山以馬相如上林賦建翠華之旗樹靈鷲之鼓司百官揚雄有百官箴遂初感往寓意皆紀傳中事布濩東京賦聲教布濩猶散被也自奏不學揚雄答劉

歌書雄爲郎之歲自奏少不得學而心好沈博絕麗意以自克就有詔可不奪奉令尙狐腋慎子千金之

腋雞蹠淮南子善學者若齊王之食劉劭魏志劉劭書賜筆墨錢六萬得觀書於石渠狐腋慎子千金之

作趙都賦歃血毛遂事見管庫隸臣國管庫之士明帝十有餘家左傳輿臣隸管轄淮南子善學者若齊王之食劉劭魏志劉劭書賜筆墨錢六萬得觀書於石渠狐腋慎子千金之

以矣肯令趙僚注隸謂隸屬於吏也鼓缶蘭相如傳趙王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酒酣瑟蘭相如奉益缶秦王以相娛樂秦王不懌爲一擊缶風俗通義缶者瓦器所以盛酒秦人鼓之以節歌也按相如本宦者繆賢舍

庫隸臣管轄淮南子夫車之所以能轉千運關子五寸之闊能制衛足左傳齊別鮑牽孔子曰鮑莊子開闔所居要也衛足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庇根左傳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葛藟

五寸之闊能制衛足左傳齊別鮑牽孔子曰鮑莊子開闔所居要也衛足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子以爲比况國君乎山木左傳山有木工則度之匠石莊子匠見櫟社樹匠石不顧曰此不材文梓吳越春秋越王之木也嵇康琴賦匠石奮月使木工伐木天生神木一雙陽爲文梓陰爲棖柎無憮焉注瞢悶也瞢與憮同

練字第三十九

夫文象列而結繩移，鳥跡明而書契作。斯乃言語之體貌，而文章之宅宇也。蒼頡造之，鬼哭栗飛。黃帝用之，官治民察。先王聲教，書必同文。輶軒之使，紀言殊俗。所以一字體總異音，周禮保張本有童字氏掌教六書。秦滅舊章，以吏爲師。乃李斯刪籀而秦篆興，程邈造隸而古文廢。漢初草律，明著厥法。太史學童，教試六體。又吏民上書，字謬輒劾。是以馬字缺畫，而石建懼死。雖云性慎，亦時重文也。至孝武之世，則相如誤篇，及宣成二帝徵集小學。張倣以正讀傳業，揚雄以奇字纂訓。並貫練雅頌，總塊麗方爲巨。

作若尋檢而  
成格格然着  
於句中狀同  
鑲嵌則不如  
竟用易字文  
之工拙原不  
在字之奇否  
沈休文三易  
之說未可非  
也若才本膚  
淺而務於炫  
博以文拙則  
風更下矣  
鳴字不誤

六經之文有  
二尺童子胥  
知者有師儒  
宿老所未習  
者豈有一定  
之難易哉緣  
閱音義鴻元作鳴筆之徒莫不洞曉且多賦京苑假借  
形聲是以前漢小學率多瑋字非獨制異乃共曉難也  
暨乎後漢小學轉疎複文隱訓臧否大半及魏代綴藻  
則字有常檢追觀漢作翻成阻奧故陳思稱揚馬之作  
趣幽旨深讀者非師傳不能析其辭非博學不能綜其  
理豈直才懸抑亦字隱自晉來用字率從簡易時並習  
易人誰取難今一字詭異則羣句震驚三人弗識則將  
難趣舍之間不可不察夫爾雅者孔徒之所纂元作慕  
許改而詩書之襟帶也倉頡者李斯之所輯而鳥籀之遺體

於世所共曉  
與共廢耳源

此論當知

此則無甚關  
係

也雅以淵源詰訓韻以苑囿奇文異體相資加左右肩  
股該舊而知新亦可以屬文若夫義訓古今興廢殊用  
字形單複妍媸異體心既託聲於言言亦寄形於字諷  
誦則績在宮商臨文則能歸字形矣是以綴字屬篇必  
須練擇一避詭異二省聯邊三權重出元作幽欽四調  
單複詭異者字體瓌怪者也曹操詩稱豈不願斯遊褊  
心惡咽喉兩字詭異大疵美篇況乃過此其可觀乎聯  
邊者半字同文者也狀貌山川古今咸用施於常文則  
離離元作鉏朱改爲瑕如不獲免可至三接三接之外其字  
林乎重出者同字相犯者也詩騷元作驗適會而近世忌

富於二句甘  
若之言  
複字病小累  
句病大故寧  
相犯

此尤無關係  
此補出承訛  
一層爲明知  
而愛奇故用  
者言今人文  
字動稱夏五  
月爲夏五亦  
淮雨之類矣

同。若兩字俱要則寧在相犯。故善爲文者富於萬篇。貧於一字。一字非少。相避爲難也。單複者。字形肥瘠者也。瘠字累句。則纖疎而行劣。肥字積文。則黯默元作默而篇闇。善酌字者。參伍單複。磊落如珠矣。凡此四條。雖文變子思弟子於穆不祀者。音訛之異也。晉之史記。三豕渡河。文變之謬也。尚書大傳。有別風淮雨。帝王世紀云。列風淮雨。別列淮淫。字似潛移。淫列義當而不奇。淮別理乖而新異。傅毅制誄。已用淮雨。固知愛奇之心。古今

一也。史之闕文。聖人所慎。若依義棄奇。則可與正文字矣。

贊曰

篆隸相鎔。蒼雅品訓。古今殊跡。妍媸異分。字靡異流。文阻難運。聲畫昭精。墨采騰奮。

鬼哭粟飛。淮南子昔者蒼頡作官治民察見微聖篇書而天雨粟鬼夜哭官治民察見微聖篇  
輶軒。風俗通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輶六書周禮保氏藝五日六書注象形會意轉注指事假借諧聲吏師秦始皇本紀若欲有意輶軒之使採異方言藏之秘府六書教國子六書注象形會意轉注指事假借諧聲吏師秦始皇本紀若欲有意刪籍造隸。漢蓺文志蒼頡七章秦丞相李斯所作也文也是時始造隸書矣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省易施之於徒隸也六體漢蓺文志漢興蕭何草律亦著

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  
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  
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  
書繆篆蟲書注篆書謂小篆蓋秦始皇使程邈所作  
也隸書亦程邈所獻馬字缺畫萬石君傳長子建爲郎中令奏  
尾而五今迺四不足一獲謔如作凡將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爲作訓故杜鄴傳  
篇無復字張敞傳業漢蓺文志倉頡多古字俗師失  
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爲作訓故杜鄴傳  
鄴少孤其母張敞女鄴壯從敞子吉學問得其家書  
吉子竦又幼孤從鄴學問亦著於世尤長小學鄴子  
林清靜好古亦有雅材其正文字過於鄴竦故世言  
小學者由杜公揚雄纂訓漢蓺文志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  
取其有用者杜公揚雄纂訓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揚雄  
爾雅周公所制余嘗以問揚子雲子雲曰孔徒西京雜記  
子門徒游夏之儔所記以解釋六藝者也

外按三接者如張景陽雜詩洪潦浩方割沈休文和  
謝宣城詩別羽汎清源之類三接之外則曹子建  
雜詩綺縞何纊紛陸士衡日出東南隅行璠璠結瑤  
璠五字而聯邊者四宜有字林之譏也若賦則更有  
十接二十接二十一接黯黓劉向九歎望舊邦之黯黓  
不止者矣黯黓劉向九歎望舊邦之黯黓也三寫抱朴子  
魚成晉史果豕家語子夏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  
晉史果豕渡河子夏日非也已亥耳讀者問諸

隱秀第四十

陸平原云一篇之警策其秀之謂乎諷生字是

夫心術之動遠矣。文情之變深矣。源奧而派生根盛而穎峻。是以文之英蕤。有秀有隱。隱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獨拔者也。隱以複意爲工。秀以卓絕爲巧。斯乃舊章之懿績。才情之嘉會也。夫隱之爲體義主。汪作。文外秘響。傍通伏采。潛發譬爻。象之變互。元作改體。川瀆之韞珠玉也。故互體變爻。而化成四象珠玉潛水。而瀾表方圓。始正而未奇。內明而外潤。使翫之者無窮味之者不厭矣。彼波起辭間。是謂之秀。纖手麗音。纖麗宛乎逸態。若遠山之浮烟。靄變女之靚容。華然煙字闕。

純任自然彥  
和之宗旨卽  
千古之定論

文心雕龍

卷八

七五

藴天成不勞於粧點容華格定無待於裁鎔深淺而各奇嬾字典無嬾字應是穠字之誤纖而俱妙若揮之則有餘而攬之則不足矣夫立意之士務欲造奇每馳心於元默之表工辭之人必欲臻美恆溺思於佳麗之鄉嘔心吐膽不足語窮煢歲煉年奚能喻苦故能藏穎詞間昏迷於庸目露鋒文外驚絕乎妙心使醞藉者蓄隱而意愉英銳者抱秀而心悅譬諸裁雲製霞不讓乎天工斲卉刻葩有同乎神匠矣若篇中乏隱等宿儒之無學或一叩而語窮句間鮮秀如巨室之少珍馮本有此二字若百詰詰字而色沮斯並不足於才思而亦有媿於文辭矣將欲徵隱

此轉挂漏且  
隱亦不止於  
詩

此亦更僕難  
數

聊可指篇古詩之離別樂府之長城詞怨旨深而復兼乎比興陳思之黃雀公幹之青松格剛才勁而並長於諷諭叔夜之闕二字嗣宗之闕二字境元思澹而獨得乎優閑士衡之闕二字彭澤之闕二字以上四句功甫本闕八字一本增入疎放豪逸四字心密語澄而俱適乎下闕二字一本有壯采二字如欲辨秀亦惟摘句常恐秋節至涼飈奪炎熱意悽而詞婉此匹婦之無聊也臨河濯長纓念子悵悠悠志高而言壯此丈夫之不遂也東西安所之徘徊以旁皇心孤而情懼此閨房之悲極也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氣寒而事傷此羈旅之怨曲也凡文集勝篇不盈十一篇章秀句裁可百

此秀句乃泛稱佳篇非本題之秀字。此一頁詞殊不類究屬可疑。嘔心吐膽似摭玉溪李賀小傳嘔出心肝語。煅歲年似摭六月煅季煅語。稱淵明爲彭澤乃唐人語。

二並思合而自逢。非研慮之所求。元作果也。或有晦塞爲深。雖奧非隱。雕削取巧。雖美非秀矣。故自然會妙譬。卉木之耀。英華潤色。取美譬繪。帛之染朱綠。朱綠染繪。深而繁鮮。英華曜樹。淺而煒熒。秀句所以照文苑。蓋以此也。

贊曰

深文隱蔚。餘味曲包。辭生互體。有似變爻。言之秀矣。萬慮一交。動心驚耳。逸響笙匏。

互體左傳杜氏注易之爲書六爻皆有變體又有五體聖人隨其義而論之疏二至四三至五兩體交互各成一卦先儒謂之互體聖人隨其義而論之或取互體言其取義無常也 澜表方圓

一詩話周朴月煅季煅語。稱淵明爲彭澤乃唐人語。

六朝但有徵士之稱不稱其官也。稱班姬爲匹婦亦撫錦繡詩品語。此書成於齊代不應述梁代之說也。且隱秀之段皆論詩而不論文。亦非此書之體似乎。明人僞託不如從元本缺之。

文心雕龍卷八終

文心雕龍

卷八

隱秀

七

戶子水圓折者有古詩離別古詩十九首行行重樂珠方折者有玉行與君生別離府長城樂府古辭有飲馬長城窟行長城蒙恬所築長城黃雀陳思王有野青松劉公幹詩亭山上松彭澤陶潛軍建威參軍後爲彭澤令正乙未刻於嘉禾者卽闕此葉此後諸刻仍之胡孝轅朱鬱儀皆不見完書錢功甫得阮華山宋槧本鈔補後歸虞山而傳錄於外甚少康熙庚辰何心友從吳興賈人得一舊本過有鈔補隱秀篇全傳功甫本記其闕字以歸如疎放豪逸四字顯然爲不學者以意增加也。

文字之瑕殊  
不勝指此標  
舉數篇以示  
戒毋以挂漏  
爲疑

文心雕龍卷第九

梁 刘勰撰

北平黃叔琳注

河間紀 昕評

指瑕第四十一

管仲有言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然則聲不假翼其飛甚易情不待根其固匪難以之垂文可不慎歟古來文才異世爭驅或逸才以爽迅或精思以纖密而慮動難圓鮮無瑕病陳思之文羣才之後也而武帝誅云尊靈永蟄明帝頌云聖體浮輕浮輕有似於胡

蝶永蟄頗疑於昆蟲施之尊極豈其當乎左思七諷說孝而不從反道若斯餘不足觀矣潘岳爲才善於哀文然悲內兄則云感口澤傷弱子則云心如疑禮文在尊極而施之下流辭雖足哀義斯替矣若夫君子擬人必於其倫而崔瑗之誅李公比行於黃虞向秀之賦嵇生方罪於李斯與其失也雖寧僭元作降孫改無濫然高厚之詩不類甚矣凡巧言易標拙辭難隱斯言之玷實深自圭繁例難載故畧舉四條若夫立文之道惟字與義字以訓正義以理宣而晉末篇章依希其旨始有賞際奇至之言終無撫叩酬卽謝云當作酢之語每單舉一字指以

此種繁多

爲情夫賞訓錫賚豈關心解撫訓執握何預情理雅頌未聞漢魏莫用懸領似如可辯課文了不成義斯實情訛之所變文澆之致弊而宋來才英未之或改舊染成俗非一朝也近代辭人率多猜忌至乃比語求蚩反音取瑕雖不屑於古而有擇於今焉又製同他文理宜刪革若排王本人美辭以爲已力寶玉大弓終非其有全寫則揭篋傍采則探囊然世遠者太輕時同者爲尤矣若夫注解爲書所以明正事理然謬於研求或率意而斷西京賦稱中黃育獲之疇而薛綜謬注謂之闔尹是不聞執雕虎之人也又周禮井賦舊有疋馬而應劭釋

嘗疑韓昌黎云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相襲所謂必已出者將如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杜撰恐又入之比也然不必非杜撰

於相襲矣昌黎謂樊紹述文從字順果可信乎原評此條無與文

疋或量首數蹄斯豈辯物之要哉原夫古之正名車兩而馬疋疋元脫楊補兩稱目以並耦爲用蓋車貳佐乘馬儼駿服服乘不隻故名號必雙名號一正則雖單爲疋矣疋天疋婦亦配義矣夫車馬小義而歷代莫悟辭賦近事而千里致差況鑽灼經典能不謬哉夫辯言疋一作而數筌首一作蹄選勇而驅閻尹失理太甚故舉以爲戒丹青初炳而後渝文章歲久而彌光若能驟括於一朝可以無慚於千載也

贊曰

指瑕原爲巨手言之

羿氏舛射東野敗駕雖有雋才謬則多謝斯言一玷千

載弗化令章靡疚亦善之亞

管仲言

管仲戒篇管仲復於桓公曰無翼陳思王集

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

陳思

王集

武帝誅幽闇一局尊靈永蟄冬至獻襪頌翺翔萬域聖體浮輕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能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潘岳金鹿哀鬻將反如疑回首長顧金鹿岳幼子也方罪李斯秀傳嵇康被誅秀作思舊賦云昔李斯之受罪兮歎寧黃犬而長吟悼嵇生之永辭兮顧日影而彈琴向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類寶玉大弓春秋盜竊寶玉大弓左傳杜氏注盜謂莊子將爲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爲守弱胠篋探囊備則必攝緘縢固局鑄此世俗之所謂

知也。中黃育獲。李善文選注戶子曰中黃伯曰余左執秦王曰烏獲之力焉而右搏雕虎。戰國策范睢說死夏育之勇焉而死。井賦疋馬。周禮小司徒經上地而井牧其田野疏三十家出馬一匹。或曰：「通通爲四丈，故曰疋。」注井十爲通通爲四丈。應劭釋疋。應劭風俗通或曰行日明照前。車貳佐乘。禮少車戎獵之副車也。又貳車者諸侯七乘云云。鄭風太叔于田兩。漢食貨志布帛長四丈爲匹。貳車則式佐車則否。注貳車朝祀之副車也。佐馬儻。謂媵駿如舞兩服上襄雖單爲疋。左傳匹夫無罪注正義曰士大夫以上則有妾之匹夫匹婦也。按易中孚象曰馬匹亡謂四與初絕如馬之亡其匹也可證訓。疋之義正與匹夫匹婦一例配義。爾雅釋詁匹合也。疏匹者配合也。帝王世家紀帝羿有窮氏與吳賀北遊賀使羿氏舛射。羿射雀左目誤中右目。羿抑首而媿終身不敗駕。莊子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忘敗駕。莊子莊子注不可多謝。中規莊公以爲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顧敗多謝。郭象莊子注不可多謝。堯舜而推之爲兄也。

闔遇之入見曰：「櫻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多謝。」郭象莊子注不可多謝。

養氣第四十二

昔王充著述。制養氣之篇。驗已而作。豈虛造哉。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心慮言辭。神之用也。率志委和。則理融而情暢。鑽礪過分。則神疲而氣衰。此性情之數也。夫三皇辭質。心絕於道華。帝世始文。言貴於敷奏。三代春秋。雖沿世彌縫。並適分胸臆。非牽課才外也。戰代枝詐。攻奇飾說。漢世迄今。辭務日新。爭光鬻采。慮亦竭矣。故淳言以比澆辭。文質懸乎千載。率志以方竭情。勞逸差於萬里。古人所以餘裕後進。所以莫遑也。凡童少鑒淺而志盛。長艾識堅而氣衰。志盛者思銳以勝勞。氣衰者慮

學宜苦而行  
文須樂原評  
志當作至

密以傷神。斯實中人之常資。歲時之大較也。若夫器分有限。智用無涯。或慚鳬企鵠。瀕辭鑄思。於是精氣內銷。有似尾閭之波。神志外傷。同乎牛山之木。怛惕之盛。一成疾亦可推矣。至如仲任置硯以綜述。叔元作敬孫通。懷筆以專業。旣暄之以歲序。又煎之以日時。是以曹公懼爲文之傷命。陸雲歎用思之困神。非虛談也。夫學業在勤。功庸弗怠。故有錐股自厲。和熊以苦之人。志於文也。則申寫鬱滯。故宜從容率情。優柔適會。若銷鑠精膽。蹙迫和氣。秉牘以驅齡。灑翰以伐性。豈聖賢之素心。會文之直理哉。且夫思有利鈍。時有通塞。沐則心覆。且或

反常神之方昏。再三愈黷。是以吐納文蓺。務在節宣。清和其心。調暢其氣。煩而卽捨。勿使壅滯。意得則舒懷。以命筆。理伏則投筆。以卷懷。逍遙以針勞。談笑以藥効。常弄閑於才鋒。賈餘於文勇。使刃發如新湊。理無滯雖。非胎息之邁術。斯亦衛氣之一方也。

贊曰

紛哉萬象。勞矣千想。元神宜寶。素氣資養。水停以鑒火。靜而朗。無擾文慮。鬱此精爽。

養氣王充論衡自紀篇章和二年罷州家居年漸七十乃作養性之書凡十六篇養氣自守適食則酒閉明塞聰愛精自保適輔服藥長艾曲禮引導庶冀性命可延斯須不老

此非惟養氣  
實亦涵養文  
機神思篇虛  
靜之說可以  
參觀彼疲困  
躁擾之餘烏  
有清思逸致  
哉

企鵝

莊子鳴脛雖短續之則悲

尾間

莊子北海若日天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間泄之下之水若大於海

書王充

於宅內門戶牆柱各置懷筆

曹褒傳褒字叔承

筆硯朝廷制度未備慕叔孫通爲漢禮儀晝夜研精沉

所思寢則懷抱筆札行則誦習文書當其念至忘天

適所

吟專思而作著論衡

通博雅疎通常常

用思困神

陸雲與兄平原書兄文章已自行天

復及

錐股

戰國策蘇秦乃發書陳箧數十得太公陰驅

齡伐性

王充効力篇秦武王與孟說舉鼎不任絕脈

將不任

有絕脈之變王莽之時省五經章句皆爲二

十萬博士

子弟郭路定舊說死於燭下精思不任絕脈

絕脈氣

王充効力篇秦武王與孟說舉鼎不任絕脈

滅也

而死少文之人與董仲舒等涌胸中之思必

不得見

左傳晉侯之豎頭須求見公辭焉以沐

以告公

遽見之

節宣

左傳節宣其氣

勇者

賈余勇者賈余勇

中宋史

藝文志有臥龍隱者胎息歌一卷

莊子水靜則明燭須眉

精爽

左傳心

是謂

魄魄

腠理

呂氏春秋伊尹曰用新去陳腠胎息

漢武內傳

氣而吞之名曰胎息

行之斷穀一百餘年肉色光美

力並數人

抱朴子胎息者能以鼻口噓吸如在胎之

中宋史

藝文志有臥龍隱者胎息歌一卷

莊子水靜則明燭須眉

精爽

左傳心

附會者首尾

一貫使通篇

相附而會於

一卽後來所

謂章法也

此三行可節

此爲命意布

局時言

附會第四十三

何謂附會。謂總文理。統首尾。定與奪。合涯際。彌綸一篇。使雜而不越者也。若築室之須基構。裁衣之待縫緝矣。夫才量學文。宜正體製。必以情志爲神明。事義爲骨髓。辭采爲肌膚。宮商爲聲氣。然後品藻元黃。摛振金玉。獻可替否。以裁厥中。斯綴思之恆數也。凡大體文章。類多枝派。整派者。依源理。枝者。循幹。是以附辭會義。務總綱領。驅萬塗於同歸。貞百慮於一致。使眾理雖繁。而無倒置之乖。羣言雖多。而無棼絲之亂。扶陽而出條。順陰而藏跡。首尾周密。表裏一體。此附會之術也。夫畫者謹髮。

此所謂有句  
無篇

文心雕龍

卷八

八

此爲行文時  
豆之合黃未  
詳俟考

而易貌射者儀毫而失牆銳精細巧必疎體統故宜詘寸以信尺枉尺以直尋棄偏善之巧學具美之績此命篇之經畧也夫文變多無汪作方意見浮雜約則義孤博則辭叛率多尤需爲事賊且才分不同思緒各異或製首以通尾或尺一作接以寸附然通製者蓋寡接附者甚眾若統緒失宗辭味必亂義脈不流則偏枯文體合黃矣是以駟牡異力而六轡如琴並駕齊驅而一轂統輻馭文之法有似於此去留隨心修短在手齊其步驟總轡而已故善附者異旨如肝膽拙會者同音如胡

越改章難於造篇易字艱於代句此已然之驗也昔張湯擬奏而再却虞松草表而屢譴並理事之不明而詞旨之失調也及倪寬更草鍾會易字而漢武歎奇晉景稱善者乃理得而事明心敏而辭當也以此而觀則知附會巧拙相去遠哉若夫絕筆斷章譬乘舟之振楫會詞切理如引轡以揮鞭克終底績寄深寫遠若首唱榮華而媵句憔悴則遺勢鬱湮餘風不暢此周易所謂駁無膚其行次且也惟首尾相援則附會之體固亦無以加於此矣

贊曰

文心雕龍

卷八

附會

九

此言收束亦  
不可苟詩家  
以結句爲雖  
卽是此意

篇統間關情數稠疊原始要終疎條布葉道味相附懸緒自接如樂之和心聲克協

儀毫

呂氏春秋處方篇今夫射者儀毫而詘寸

交子

失牆畫者

儀髮而失貌言審本也

詘寸

老子

曰屈才而伸尺小杆

率故多尤

文賦或率意而寡尤

事賊

左傳需事

而大直聖人爲之

之賊偏枯

呂氏春秋魯公孫悼

懸識

扁鵲傳扁鵲過

也

偏枯

呂氏春秋

魯公孫悼

懸識

扁鵲傳扁鵲過

齊桓侯客之入

之入

朝見曰君有疾在

總轡

正身以總轡

家語善御馬者

同音

賈誼傳

胡粵之

勝理不治將深

人生而同聲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不能

歎奇

倪寬傳張

相通行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

歎奇

傳張

湯爲廷尉有疑奏已再見卻矣掾史莫知所爲寬爲

言其意掾史因使寬爲奏奏成卽時得可異日湯見

上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爲之稱善

世說司馬景

者湯言倪寬上曰吾固聞之久矣稱善王命中書虞

松作表再呈不可鍾會取視爲定五

如樂左傳如樂

字松悅服以呈景王王曰不當爾耶如樂之和無所

此篇文有訛誤語多難解  
郭象云自不害其宏旨皆可畧之  
此一段辨明文筆其言汗漫未喻其命意之本

總術第四十四

今商改元作令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爲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夫文以足言理兼詩書別目兩名自近代耳顏延年以爲筆之爲體言之文也經典則言而非筆傳記則筆而非言請奪彼矛還攻其楯矣何者易之文言豈非言文若筆不言文不得云經典非筆矣將以立論未見其論立也予以爲發口爲言屬筆曰翰常道曰經述經曰傳經傳之體出言人筆筆爲言使可強可弱分疑有經以典奧爲不刊非以言筆爲優劣也昔陸氏文賦號爲曲盡然汎論纖悉而實體未該故知九變之貫實楊元作

改匪窮元作躬

孫改

知言之選難備矣。凡精慮造文，各競新

麗。多欲練辭，莫肯研術。落落之玉，或亂乎石；碌碌之石，

亦繁辯者昭哲，淺者亦露奧者複隱。詭者亦典，或義華

而聲悴，或理拙而文澤知夫調鐘未易，張琴實難。伶人

告和不必盡宛櫞榜衍字之中，動用揮扇何必窮初終之

利器。不剖文奧，無以辨通才之能通，必資曉術。自非

圓鑒，區域大判條例，豈能控引情元作清

情

源制勝文苑哉。

是以執術馭篇，似善奔之窮數棄元作築

築

術任心，如博塞

此一段剖析得失，疑似分明，然與前後二段不甚相屬，亦未喻其意。

大旨主於意在筆先以法馭題

四者兼之爲難可視可聽而不可味尤不堪嗅者品之下也原評

之邀遇故博塞之文，借巧儻來，雖前驅有功，而後援難繼。少既無以相接，多亦不知所刪，乃多少之並。元作非許改惑何妍蚩之能制乎？若夫善奔之文，則術有恒數，按部整伍以待情會，因時順機，動不失正，數逢其極，機入其巧，則義味騰躍而生辭氣，叢雜而至。視之則錦繪聽之，則絲簧味之，則甘腴佩之，則芬芳斷章之功於斯盛矣。夫驥足雖駿，元作繹許改韁牽忌長，以萬分一累，且廢千里。况文體多術，共相彌綸，一物攜貳，莫不解體。所以列在一篇，備總情變，譬三十之輻，共成一轂。雖未足觀，亦鄙夫之見也。

贊曰

文場筆苑有術有門務先大體鑑必窮源乘一總萬舉要治繁思無之契理有恆存

曲盡

文賦序他日殆可謂曲盡其妙九變漢武帝詔詩云九玉石老子

法本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宛瓠左傳周景王將鑄無射伶州鳩也究則不減瓠則不容今鐘瓠矣而致譬之音樂曲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移其子弟盤根錯節傳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

儻來

莊子軒冕在身非性也物之儻來寄也繅牽戰國策段干越謂韓

子繆牽長故繆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三十之輶考工記輪輶三十里之馬也服千里之服也而不能取千里何也

時序第四十五

文運升降總  
舉此篇今學  
子讀畢五經  
史漢後以此  
等文進之勝  
於多讀八家  
文也原評  
此評謬陋

時運交移。質文代變。古今情理。如可言乎。昔在陶唐。德盛化鈞。野老吐何力之談。郊童含不識之歌。有虞繼作。政阜民暇。薰風詩於元后。爛雲歌於列臣。盡其美者。何乃心樂而聲泰也。至大禹敷土。九序詠功。成湯聖敬。猗歟作頌。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大王之化淳。邠風樂而不淫。幽厲昏而板蕩怒。平王微而黍離哀。故知歌謡文理。與世推移。風動於上。而波震於下者。春秋以後。角戰英雄。六經泥蟠。百家颺駭。方是時也。韓魏力政。燕趙任權。五蠹六蠱。嚴於秦令。唯齊楚兩國。頗有文學。

齊開莊衢之第。楚廣蘭臺之宮。孟軻賓館荀卿宰邑。故稷下扇其清風。蘭陵鬱其茂俗。鄒子以談天飛譽。騶奭以雕龍馳響。屈平聯藻於日月。宋玉交彩於風雲。觀其豔說。則籜罩雅頌。故知晦燁之奇意。出乎縱橫之詭俗也。爰至有漢。運接燔書。高祖尙武。戲儒簡學。雖禮律草創。詩書未遑。然大風鴻鵠之歌。亦天縱之英作也。施及孝惠。迄於文景。經術頗興。而辭人勿用。賈誼抑而鄒枚沈亦可知已。逮孝武崇儒。潤色鴻業。禮樂爭輝。辭藻競鷺。柏梁展朝讌之詩。金堤製恤民之詠。徵枚乘以蒲輪。申主父以鼎食。擢公孫之對策。歎倪寬之擬奏。買臣負

薪而衣錦。相如滌器而被繡。於是史遷壽王之徒。嚴終枚皋之屬。應對固無方。篇章亦不匱。遺風餘采。莫與比盛。越昭及宣。實繼武績。馳騁石渠。暇豫文會。集雕篆之軼材。發綺縠之高喻。於是王褒之倫。底祿待詔。自元暨成。降意圖籍。美矣元作玉屑之譚。諫元作清金馬之路。子雲銳思於千首。子政讐校於六藝。亦已美矣。爰自漢室。迄至成哀。雖世漸百齡。辭人九變。而大抵所歸。祖述楚辭。鑿均餘影。於是乎在。自哀平陵。替光武中興。深懷圖識。顧畧文華。然杜篤獻誅以免刑。班彪參奏元作表張。以舊度改補令。雖非旁求。亦不遐棄。及明帝曇耀崇愛儒術。肆禮

璧堂講文虎觀孟堅珥筆於國史。賈逵給札元作禮張改於瑞元作端頌東平擅其懿文。沛王振其通論。帝則藩儀輝光相照矣。自安和已下迄至順桓。則有班傅三崔王馬張蔡。磊落鴻儒才不時乏。而文章之選存而不論。然中興之後。羣才稍改前轍。華實所附。斟酌經辭。蓋厯政講聚。故漸靡儒風者也。降及靈帝時。好辭製造。義皇之書。開鴻都之賦。而樂松之徒。招集淺陋。故楊賜號爲驩兜。蔡邕比之俳優。其餘風遺文。蓋蔑如也。自獻帝播遷文學蓬轉。建安之末。區宇方輯。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

筆琳瑯並體貌英逸。故俊才雲蒸。仲宣委質於漢南。孔璋歸命於河北。偉長從宦於青土。公幹徇質於海隅。德璉綜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樂。文蔚休伯之儔于叔元作子攸德祖之侶。傲雅觴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灑筆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談笑。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至明帝纂戎。制詩度曲。徵篇章之士。置崇文之觀。何劉羣才迭相照耀。少主相仍。唯高貴英雅。顧盼合章動言。成論。於時正始餘風。篇體輕澹。而嵇阮應縲。並馳文路矣。逮晉宣始基。景文克構。並跡沈儒雅。而務深方術。至文心惟瞻。

武帝惟新承平受命而膠序篇章弗簡皇慮降及懷愍綴旒而已然晉雖不文人才實盛茂先搖筆而散珠太冲動墨而橫錦岳湛曜聯璧之華機雲標二俊之采應傳三張之徒從元作孫摯成公之屬並結藻清英流韻綺靡前史以爲運涉季世人未盡才誠哉斯談可爲歎息元皇中興披文建學劉刁禮吏而寵榮景純文敏而優擢逮明帝秉哲元作東哲雅好文會升儲御極孳孳講蓀練情於誥策振采於辭賦庾以筆才逾親溫以文思益厚揄揚風流亦彼時之漢武也及成康促齡穆哀短祚簡文勃興淵乎清峻微言精理函何本改亟滿元席澹思濃采

時灑文囿至孝武不嗣安恭已矣其文史則有袁殷之曹孫于之輩雖才或淺深珪璋足用自中朝貴元江左稱盛因談餘氣流成文體是以世極迤邐而辭意夷泰詩必柱下之旨歸賦乃漆園之義疏故知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繫乎時序原始以要終雖百世可知也自宋武愛文文帝彬雅秉文之德孝武多才英采雲構自明帝元以下文理替矣爾其縉紳之林霞蔚而颺起王袁聯宗以龍章顏謝重葉以鳳采何范張沈之徒亦不可勝也蓋聞之於世故畧舉大較暨皇齊馭寶運集休明太祖以聖武膺籲高祖以睿文纂業文帝以貳離含章中

非闕定間

代不言  
亦有時  
憲怨之

宗以上哲興運並文明自天緝遐疑作景祚。今聖麻方  
與文思光充元作被海岳降神才英秀發馭飛龍於天衢。  
駕騏驥於萬里經典禮章跨周轢漢唐虞之文其鼎盛  
平鴻風懿采短筆敢陳颺言讚時請寄明哲。

贊曰

蔚映十代辭采九變樞中所動環流無倦質文沿時崇  
替在選終古雖遠曠曠注作焉如面。

野老帝王世紀帝堯之世天下太和百姓無事有老人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郊童列子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何有於我哉下治與不治乃微服遊於康衢聞童謡云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薰風見明爛雲見通篇爛雲變篇猗歟

鄭康成詩譜湯受命定天下後世有中宗高宗者此  
三主有受命中興之功時有作詩頌之者商德之壞  
武王伐紂封紂兄微子啓爲宋公七世至戴公明大  
夫正考父叔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  
其首章曰周南詩小序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邠  
猗歟那歟周南故繫之周南言化自北而南也  
風詩譜幽者后稷之曾孫曰公劉者自邰而出所徙  
戎狄之地名至商之末世太王又遷戎狄之難而  
入處於岐陽成王之時周公避流言之難出居東都  
思公劉太王居豳之職憂念民事至苦之功以比序  
已志後成王迎而反之太史述其志主於幽厲詩小  
豳公之事故別其詩以爲豳國變風焉大壞也厲  
凡伯刺厲王也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平王註詩小  
疏平王東遷政遂微弱不能復雅下下列稱風詩委離  
盡爲禾黍閑周室之顛覆泥蟠班固答賓戲泥蟠而  
彷徨不忍去故賦其所見泥蟠天飛者應龍之神也  
五蠹六蟲見諸莊衢鄒奭傳頗采鄒衍之術以紀文  
子篇莊衢齊王嘉之自如意淳于髡以下皆

命日列大夫爲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蘭臺見夸飾篇荀卿荀卿傳

以適楚春申君稷下孟子傳自鄒衍與齊之稷下先生也

以爲蘭陵令稷下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聯駒也

索隱曰稷齊之城門也謂齊之學士集於稷門之下

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雞戲皇本紀李斯奏請史官所

燒之令下三十日不燒黠爲城旦制日可燒之非博士官所

其傳騎士日沛公輒解其冠溺其中秦始皇本紀李斯奏請史官所

撥亂反正日不暇給猶命叔孫通制禮儀以正君臣

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溺其中漢興方納紀大基庶事

草創襄秦正朔以北平侯張大風漢禮樂

易大子留侯諫不聽及燕置酒太子侍東園公角里

先生綺里季夏黃公四人從太子上召戚夫人曰彼

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戚夫人泣上曰爲我楚

舞吾爲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

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文景漢書孝文皇帝高祖

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成康漢言文景美矣賈誼傳

帝太子也贊曰周云之屬盡害之迺毀誼日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

長沙王鄒枚鄒陽見前枚乘傳景帝召拜乘爲宏農

太傅乘久爲大國上賓與英俊並游得

其好不樂郡孝武漢武帝紀贊孝武初立表章六

吏以病免官後嗣得遵洪業柏梁見明經興太學號令文章煥焉可述

子決河上悼功之不成迺作歌卒塞瓠子築宮其蒲

輪校乘傳武帝自爲太子聞乘名鼎食漢溝洫志武帝旣封

及卽位迺以安車蒲輪徵乘

發燕王定國陰事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

干金人或說偃曰大橫矣主父曰丈夫生不五鼎食

死卽五鼎烹耳對策見議對篇

對策疑奏見附會篇

負薪朱買臣傳家

貧常艾薪樵

賣以給食拜會稽太守上謂曰富貴滌器司馬相如傳相如與文君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乃令文君當壚相如身自著犢鼻裈與庸保雜作滌器於市中後爲中郎將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人以故終終軍傳軍少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爲寵壽王吾邱壽王傳年少後爲光祿嚴安傳安臨菑人以故終終軍傳軍少大夫侍中嚴丞相史上書爲騎馬令終好學以辯博能屬文上書言事武帝異枚皋枚皋傳皋不經術其文拜爲謁者給事中好漫戲以故得媒糵貴幸比東方朔昭皇帝武帝少郭舍人等而不得比嚴助等得尊官昭皇帝武帝崩子也武帝即皇帝位宣漢宣帝紀孝宣皇帝武帝曾孫戾太子也昭帝崩徵昌邑王王淫亂大好儒宣帝崩太子也元帝崩即皇帝位成漢成帝紀孝成皇帝元帝崩即皇帝位石渠說篇雕篆賦見詮綺縠同底祿左傳叔向即皇帝位元時生民間宣帝即位立爲太子壯大柔仁子即皇帝位元子孫也昭帝崩徵昌邑王王淫亂大好儒宣帝崩太子也元帝崩即皇帝位成漢成帝紀孝成皇帝元帝崩即皇帝位金馬滑稽

傳東方朔歌曰陸沈千首見詮六藝漢藝文志劉歆於俗避世金馬門賦篇七畧有六藝畧詳諸哀平漢哀帝紀孝哀皇帝元帝庶孫定陶恭王子篇哀平子也成帝無子立爲皇太子成帝崩即皇帝位漢平帝紀孝平皇帝元帝庶孫光武後漢光武中山孝王子也哀帝崩即皇帝位皇帝諱秀長沙定王圖識見正緯篇免刑後漢文范傳杜之後誅王莽復漢大司馬吳漢薨光武詔諸儒誅之篤參奏班彪傳彪爲河西大將軍竇融畫策事漢及融徵還京師光武問曰明帝所上章奏誰與參之融以彪對召見拜徐令後漢明帝紀孝明皇帝璧堂永平二年上帥羣臣躬養三老更於辟雍禮畢上自爲下說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士圓橋門而觀聽者以億萬計虎觀說篇國史見史傳篇給札賈逵傳官府帝問逵對此胡降之徵也帝敕蘭東平後漢東平憲王傳蒼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

上光武受命中興須帝甚善之。沛王見正緯篇安和順桓後漢帝紀孝和第四子也。孝安皇帝諱祐肅宗孫也。孝順皇帝諱肇肅宗諱保安帝之子也。孝桓皇帝諱志肅宗曾孫也。班傅毅馮班傳固

靈皇帝諱宏肅宗元孫也。蔡邕傳初帝好學自造義皇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爲文賦者本頗以經學相招後諸爲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趨勢之徒並待制鴻都門下憲陳方俗間里小事邕上封事曰連偶俗禪于魏贊曰獻圭不辰身播國屯蓬轉浮而蓬轉陳留王董卓立之建安二十五年蓬轉西征賦魏武魏志太祖武皇帝姓曹諱操字孟德舉孝廉文爲郎遷丞相封魏王文帝追謚曰武皇帝帝魏志文皇帝諱丕字子桓武帝太子也。建安十六年爲五官中郎將副丞相二十二年立爲魏太子獻帝後漢獻帝紀孝獻皇帝諱協靈帝中子也。初封靈帝後漢靈帝紀孝

太祖崩嗣位爲丞相魏王受漢禪卽皇帝位。陳思魏志陳思王植字子建善屬文鄴銅爵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爲賦體貌賈誼傳體貌大植接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體貌臣注體貌謂加禮容而俊才雲蒸仲宣孔璋偉長公幹德璉元瑜于敬之琳等俱爲太祖典記室繁欽字休伯以文才機辯少得名於汝潁爲丞相主簿楊修字德祖太尉彪之子也爲丞相倉曹屬主簿梗概按文選東京賦注云不纖密則是引劉楨魯都賦云貴交尚信輕命重氣崇文觀魏志明帝四年置崇義激毫毛怨成梗概是直作感概用也。明帝前度曲漢書元帝吹洞簫自度曲注自隱度作新曲之何。晏劉見前劭俱高貴魏志高貴鄉公諱髦東海定王之子齊王芳廢大臣立之爲成濟所獄不意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嵇康阮籍應瑒見前襲俱晉宣景文武

懷愍

晉書司馬懿字仲達仕魏爲太尉武帝卽位追

謚宣皇帝懿長子師字子元仕魏爲大將軍追

昭子炎字安世受魏禪謚武皇帝懷皇帝諱熾武帝第二十五子也惠帝無嗣立爲皇太弟在位六年爲

劉曜執歸弑之孝愍皇帝諱鄴吳孝王晏之子也初封秦王懷帝遇害大臣立之

潘湛幼有盛才晉文苑傳應以才學稱帝

陸機傳太康重其名如舊

潘岳傳之孝愍皇帝諱睿字景文琅琊恭

王覲之子也

求人主意元帝深器遇之

文才實盛

張亢孫綽擊虞成公綏俱見前

茂先太冲應璩傳咸張載

張協行止同輿接茵京都謂之連璧

朱未與弟雲俱入洛造張華華素

元皇帝位

劉連雅習文史善

才刀舊事朝廷凡所制度皆稟於協焉

元帝崩卽皇帝位

劉隗傳隗字大

元帝崩卽皇帝位

溫太真明帝卽

溫太真明帝卽

溫嶠傳嶠字大

見其對策大相稱賞因結忘年交謂所親曰頃觀文人質則過儒麗則傷俗其能含清濁中今古見之何生矣沈約嘗謂遜曰吾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傳論有晉自宅淮海張氏無乏賢良及宋齊之間雅道彌盛前則云敷演鏡暢蓋其尤著者也然景微敬愛之道少微立履所由其殆優矣思光行已卓越非常俗所遵齊高帝所云不可有二不可無一斯言其幾得矣沈約傳約南齊高帝紀高皇帝諱道成博通羣籍能屬文皇齊字紹伯姓蕭氏仕宋封齊王受宋禪南史齊高帝蕭道成廟號太祖武帝蕭躋廟號世祖文惠太子蕭長懋追尊爲文帝廟號世宗明帝蕭鸞廟號高宗武反命曰高祖並無中宗高祖竊冠子物極則反命曰環流

帝宋書武皇帝劉氏諱裕彭城人受晉恭帝禪文皇帝諱義隆武帝第三子也檀道濟廢營陽王立之元凶劭卽位明皇帝諱彧文帝第十一子也初封湘東王廢帝被弑王宋書王僧達少好學善屬文爲始平王錄右軍諮議參軍素無宦情稱疾不就袁袁淑博涉多通好屬文辭采迺豔縱橫有才辯彭城王起爲祭酒後遷至左衛率元凶將爲弑逆淑諫見害淑兄湛湛兄子顥顥從弟粲並有名龍章世說顧彥先八音之顏顏延之文章之美冠絕當時與謝靈運傳靈運之美江左莫逮史臣曰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之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鳳采水經注廬山上有三石梁吳猛將弟子登山過遁之士繼響窟巖龍潛此梁見一翁坐桂樹下山川明淨風澤清曠嘉鳳采之賢往者忘歸矣何范張沈南史何遜傳遜弱冠州舉秀才范雲

文心雕龍卷第九終

文心雕龍卷第十

梁 刘勰撰

北平黃叔琳注

河間紀昀評

物色第四十六

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蓋陽氣萌而元駒步。陰律凝而丹鳥羞。微蟲猶或入感。四時之動物深矣。若夫珪璋挺其惠心。英華秀其清氣。物色相召。人誰獲安。是以獻歲發春。悅豫之情暢。滔滔孟夏。鬱陶之心凝。天高氣清。陰沈之志遠。霰雪無垠。矜肅之慮深。歲

隨物宛轉與  
心徘徊八字  
極盡流連之  
趣會此方無  
死句

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一葉且或迎意蟲聲有足引心况清風與明月同夜白日與春林共朝哉是以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流連萬象之際沈吟視聽之區寫氣圖貌旣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故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盡楊柳之貌杲杲爲出日之容灑灑擬雨雪之狀喈喈逐黃鳥之聲唼唼學草蟲徊故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盡楊柳之貌杲杲爲出日之韻皎日曄星一言窮理參差沃若兩字窮形並以少總多情貌無遺矣雖復思經千載將何易奪及離騷代興觸類而長物貌難盡故重沓舒狀於是嵯峨之類聚歲艱之羣積矣及長卿之徒詭勢瓌聲模山範水字必

此病易犯近體尤忌之

六朝多有

陳子昂謂齊梁間彩麗競繁而寄興都絕正坐此也

原評入微之論化臭腐爲神奇妙盡此謫此脫化之法天下事那件不從忙裏錯過文亦然矣

魚貫所謂詩人麗則而約言辭人麗淫而繁句也至如雅詠棠華或黃或白騷述秋蘭綠葉紫莖凡摛表五色貴在時見若青黃屢出則繁而不珍自近代以來文貴形似窺情風景之土鑽貌草木之中吟詠所發志惟深遠體物爲妙功在密附故巧言切狀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寫毫芥故能瞻言而見貌印疑作卽字而知時也然物有恆姿而思無定檢或率爾造極或精思愈疎且詩騷所標並據要害故後進銳筆怯於爭鋒莫不因方以借巧卽勢以會奇善於適要則雖舊彌新矣是以四序紛迴而入興貴閑物色雖繁而析辭尚簡使味飄

四語尤精凡  
流傳佳句都  
是有意無意  
之中偶然得  
一二語都無  
累贅連篇苦  
心力造之事  
拖此一尾烟  
波不盡

諸贊之中此  
爲第一政因  
題目佳耳

飄而輕舉。情暭暭而更新。古來辭人異代接武。莫不參伍以相變。因革以爲功。物色盡而情有餘者。曉會通也。若乃山林臯壤。實文思之奧府。畧語則闕詳說。則繁然屈平所以能洞監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

贊曰

山沓水匝。樹雜雲合。目旣往還。心亦吐納。春日遲遲。秋風颯颯。情往似贈。興來如答。

元駒天戴禮夏小正十有二月元駒費元駒也者螻也貴者何也走於地中也法言吾見元駒之步  
丹鳥夏小正八月丹鳥羞白鳥注丹鳥螢也白鳥謂蚊蚋也羞進也不盡食也古今注螢一名丹鳥  
一名獻歲楚辭招魂獻夜光獻歲發春兮  
滔滔楚辭九章滔滔孟夏兮  
天高宋玉九辨

沈寥兮天高而氣清霰雪楚辭九章霰雪紛其無垠兮一葉淮南子見一葉落而知歲之將暮  
暮灼灼詩周召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依依詩小雅昔我往矣楊柳依依杲杲詩風杲杲出日  
木其雨其雨詩召南雨瀌瀌詩小雅雨雪瀌瀌見晝日消喈喈詩周南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南嘒彼小星參差沃若詩王風謂子不曠星沃若詩衛風其葉沃若  
三五在東卦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麗則麗淫見詩棠華詩小雅裳裳者華或黃或白  
秋蘭楚辭九歌秋蘭兮青青緣葉兮紫莖

時序篇總論  
其世才畧篇

上下百家體  
大而思精真  
文固之巨觀  
原評

### 才畧第四十七

九代之文富矣盛矣其辭令華采可畧而詳也虞夏文  
章則有皋陶六德夔序八音益則有贊五子作歌辭義  
溫雅萬代之儀表也商周之世則仲虺垂誥伊尹敷訓  
吉甫之徒並述詩頌義固爲經文亦師矣及乎春秋大  
夫則修辭聘會磊落如琅玕之圃焜耀似緼錦之肆蘧  
敖元作教  
襄曹改擇楚國之令典隨會講晉國之禮法趙衰元  
以文勝從饗國僑以修辭扞鄭子太叔美秀而文  
公孫揮善於辭令皆文名之標者也戰代任武而文士  
不絕諸子以道術取資屈宋以楚辭發采樂毅報書辨

以義范睢上疏密而至蘇秦歷說壯而中李斯自奏麗而動若在文世則揚班儔矣苟況學宗而象物名賦文質相稱固巨儒之情也漢室陸賈首發奇采賦孟春而選典誥其辯之富矣賈誼才穎陵軼飛兔議愜而賦清豈虛至哉枚乘之七發鄒陽之上書膏潤於筆氣形於言矣仲舒專儒子長純史而麗縛成文亦詩人之告哀焉相如好書師範屈宋洞入夸豔致名辭宗然覆取精意理不勝辭故揚子以爲文麗用寡者長卿誠哉是言也王褒構采以密巧爲致附聲測貌冷然可觀子雲屬意辭人誤疑最深觀其涯度幽遠搜選詭麗而竭才以鑽

思故能理贍而辭堅矣桓譚著論富號猗頓宋宏稱薦爰比相如而集靈諸賦偏淺無才故知長於諷論不及麗文也敬通雅好辭說而坎壈盛世顯志自序亦蚌病成珠矣二班兩劉奔葉繼采舊說以爲固文優彪猷學精向然王命清辯新序該練睿璧產於崑岡亦難得而踰本矣傅毅崔駰光采比肩瑗實踵武能世厥風者矣杜篤賈逵亦有聲於文跡其爲才崔傅之末流也李尤元作充王改賦銘志慕鴻裁而才力沈胞垂翼不飛馬融鴻儒思洽識一作登高吐納經範華實相扶王逸博識有功而綯采無力延壽繼志瓊穎獨標其善圖物寫貌豈枚

乘之遺術歟。張衡通贍蔡邕精雅文史彬彬隔世相望。是則竹柏異心而同貞金玉殊質而皆寶也。劉向之奏議旨切而調緩。趙壹之辭賦意繁而體疏。孔融氣盛於爲筆。禰衡思銳於爲文。有偏美焉。潘勸憑經以騁才。故絕羣於錫命。王朗發憤以託志。亦致美於序銘。然自卿淵已前多俊才而不課學。雄向以後頗引書以助文。此取與之大際。其分不可亂者也。魏文之才洋洋清綺。舊談抑之謂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雋。詩麗而表逸。子桓慮詳而力緩。故不競於先鳴。而樂府清越典論辯要迭用。短長亦無憎焉。但俗情抑揚雷同一響。遂令文

帝以位尊減才。思王以勢窘益價。未爲篤論也。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辭少瑕累。摘其詩賦。則七子之冠冕乎。琳瑀以符檄擅聲。徐幹以賦論標美。劉楨情高以會采。應瑒學優以得文。路粹楊修。頗懷筆記之工。丁儀邯鄲亦含論述之美。有足算焉。劉劭趙都能攀於前修。何晏景福。克光於後進。休璉風情。則百壹標其志。吉甫文理。則臨丹成其采。嵇康師心以遺論。阮籍使氣以命詩。殊聲而合響。異翮而同飛。張華短章。弈弈清暢。其鶴鶩寓意。卽韓非之說難也。左思奇才。業深覃思。盡銳於三都。拔萃於詠史。無遺力矣。潘岳敏給。辭自旨。疑作和

鵞鍾美於西征。賈餘於哀誄。非自外也。陸機才欲窺深辭務索廣。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王龍朗練。元作陳王青蓮改以識檢亂。故能布采鮮淨。敏於短篇。孫楚綴思。每直置以疎通。摯虞述懷。必循規以溫雅。其品藻流別。有條理焉。

傅元篇章。義多規鏡。長虞筆奏。世執剛中。並楨汪作純

幹之實。才非羣華之韻萼。也成公子安。選賦而時美。夏侯孝若具體而皆微。曹攄清靡於長篇。季鷹辨切於短韻。各其善也。孟陽景陽才綺而相塗。可謂魯衛之政。兄弟之文也。劉琨雅壯而多風。盧諶情發而理昭。亦遇之於時勢也。景純豔逸足冠中興。郊賦旣穆穆以大觀仙

詩亦飄飄而凌雲矣。庾元規之表奏。靡密以閑暢。溫太真之筆記。循理而清通。亦筆端之良工也。孫盛于寶。元子實文勝爲史準的所擬。志乎典訓。戶牖雖異。而筆彩畧同。袁宏發軫以高驥。故卓出而多偏。孫綽規旋以矩步。故倫序而寡狀。殷仲文之孤。秋疑作興謝叔源之閑情。並解散辭體。縹渺浮音。雖滔滔風流。而大澆文意。宋代逸才。辭翰鱗萃。世近易明。無勞甄序。觀夫後漢才林。可參西京晉世文苑。足儼鄴都。然而魏時語言。必以元封爲稱。首宋來美談。亦以建安爲口實。何也。豈非崇文之盛世。招才之嘉會哉。嗟夫。此古人所以貴乎時也。

贊曰

才難然乎性各異稟一朝綜文千年凝錦餘采徘徊遺風籍甚無曰紛雜皎然可品

六德

書臯陶謨曰嚴祗六德亮采有邦

八音

書舜典樂教胄子入音克諧無相奪

伊訓

書序成湯既歿太甲元年伊尹作伊倫於大堦仲虺作誥

吉甫

詩大雅嵩高蒸民皆尹吉甫作也

薦

左傳隨武子曰薦敷爲宰擇楚國之令典

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薦敷卽薦艾猶孫叔敖也

隨會

左傳晉士會平王室王享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之殷烝武子私問其故王曰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修晉國

趙衰

左傳秦穆公享公子重耳子犯曰偃不之法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國僑

左傳子產之爲政也擇能而使之馮

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樂毅

樂毅傳毅爲燕昭王破齊獨莒卽墨未服昭

燕曰齊兩城不下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惠王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樂毅畏誅遂讓之毅報以書荀況

史記索隱荀卿名況卿者時有雲蠶

見荀子飛兔

宮氏春秋飛兔驥

猗頓

水經注孔鮒曰猗頓也論衡挾桓君山春秋之駿馬也

也聞朱公富往而問術焉朱公曰子欲速富當畜五國之書富於積猗頓之財宋宏稱薦

宋宏傳帝嘗問宏

顯志顯志者言光明風化之情昭章元妙之思也

及桓譚才學治聞能集靈

藝文類聚有桓譚集靈宮賦

與新陽侯交結得罪不得志乃作賦自厲命其篇日蚌病

淮南子明月之珠螺

二班彪兩劉向

王命說篇

**新序**

劉向傳向采傳記行事游太學與班固傳毅同時齊名子瑗銳志好學盡能傳其父業瑗子寶少沈靜好典籍傳贊曰崔爲文宗

**世禪雕龍**

李尤原作李充按後漢獨行傳李充陳留人不拜蘭臺令史有函谷諸賦并車諸銘而賈逵仕明帝時馬融仕順桓時以沈脰左傳成公六年獻子曰民

**然此在賈逵之後馬融之前則李尤也尤在和帝時**

**序觀之乃李尤無疑沈脰愁則墊隘於是乎有沈溺**

**重脰而延壽殆欲突過前人也**

趙壹後漢文苑傳壹恃才倨傲爲鄉黨文以舒其怨憤

**垂翼夷于飛垂其翼**

易明夷卦初九明所擯乃作解擯後屢抵罪友人救

**得免乃爲窮鳥賦以謝恩又七子**

魏文帝典論今之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文人魯國孔融文

**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

**自騁驥于千里仰齊足而並馳**

丁儀邯鄲魏志自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

**劉劭**

**類篇**

劉向傳應休璉作百一詩譏切時事偏能談論楚國先賢傳應休璉作百一詩譏切時事偏以示在位者咸皆怪愕以爲應焚棄之何晏獨無怪

**也樂府廣題百者數之終一者數之**

始上行終始如一故云百一晏字平叔

**賦文選注**

魏明帝將東巡恐夏熟故於許昌養生論

**養得理則安期彭祖之倫可及乃著養生論**

阮籍傳籍作詠懷詩八十餘篇爲世所重顏延年韓

**說者謂阮籍在晉文代常慮禍患故發此詠耳**

非著說難儲說見知音篇

**左思**

左思有潘岳潘岳傳岳爲長安令作西征賦

**述所經人物山窺**

水文清旨詣世說孫興公云潘文世執咸元年

**剛中**

易蒙卦彖以剛中而應具體正如謝公評揚都賦

所云事事擬學而盧諶盧諶傳劉琨敗喪諶抗表理一時所推值中原南郊郭璞傳璞博學有高才辭賦爲之喪亂淪陷非所而嘉西京光武都洛陽長安在西故曰西京而文人遂以前漢爲西京後漢爲東都也都文選魏曹操都鄭相州是也元封漢武帝紀上還登封泰山降見明

建安詩篇

知音第四十八

知音其難哉。音實難知。知實難逢。逢其知音。千載其一乎。夫古來知音多賤同而思古。所謂曰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也。昔儲說始出。子虛初成。秦皇漢武恨不同時。旣同時矣。則韓囚而馬輕。豈不明鑒同時之賤哉。至於班固傅毅。文在伯仲。而固嗤毅云。下筆不能自休。及陳思論才。亦深排孔璋。敬禮請潤色。歎以爲美談。季緒好詆訶。方之於田巴。意亦見矣。故魏文稱文人相輕。非虛談也。至如君卿唇舌。而謬欲論文。乃稱史遷著書。諮東方朔。於是桓譚之徒。相顧嗤笑。彼實博徒。輕言負。

骨難字一篇之

確有此三種

此似是而非  
之見雖相賞  
識亦非知音

又進一層

千古癥結數  
言洞見

謂況乎文士可妄談哉。故鑒照洞明。而貴古賤今者。二主是也。才實鴻懿。而崇已抑人者。班曹是也。學不逮文。而信僞迷真者。樓護是也。醬瓿之議。豈多歎哉。夫麟鳳與麇雉懸絕。珠玉與礫石超殊。白日垂其照。青眸寫其形。然魯臣以麟爲麇。楚人以雉爲鳳。魏氏以夜光爲怪石。宋客以燕礫爲寶珠。形器易徵。謬乃若是。文情難鑒。誰曰易分。夫篇章雜沓。質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圓該。慷慨者逆聲而擊節。醞籍者見密而高蹈。浮慧者觀綺而躍心。愛奇者聞詭而驚聽。會已則嗟諷。異我則沮棄。各執一隅之解。欲擬萬端之變。所謂東向而望。不見西。

扼要之論探  
出知音之本

此一段說到  
音本易知乃  
彌覺知音不  
逢之可傷

牆也。凡操千曲而後曉聲。觀千劍而後識器。故圓照之象。務先博觀。閱喬岳以形培塿。酌滄波以喻畎澮。無私於輕重。不偏於憎愛。然後能平理若衡。照辭如鏡矣。是以將閱文情。先標六觀。一觀位體。二觀置辭。三觀通變。四觀奇正。五觀事義。六觀宮商。斯術既形。則優劣見矣。夫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觀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討源。深患識照之自淺耳。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况形之筆。端理將焉匿。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瞭則形無不分。心敏則理無不達。然而俗監之迷者。深廢淺售。此莊

周所以笑折楊。宋玉所以傷白雪也。昔屈平有言。文質  
疎內。衆不知余之異采。見異唯知音耳。揚雄自稱心好  
沈博絕麗之文。其事浮淺亦可知矣。夫唯深識鑒奧。必  
歡然內懌。譬春臺之熙。眾人樂餌之止。過客蓋聞蘭爲  
國香。服媚彌芬。書亦國華。翫澤澤王作方美。知音君子。其  
垂意焉。

贊曰

洪鍾萬鈞。夔曠所定。良書盈篋。妙鑒迺訂。流鄭淫人無  
或失聽。獨有此律。不謬蹊徑。

日進遙聞

鬼谷子內捷篇。日進前儲說。韓非傳。非作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儲說孤憤五蠹內

斯姚賈害之子虛。見麗辭篇。下吏治非。上林注。嗤毅。魏文帝典論。傅毅問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爲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論才

書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爲狗者也。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色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耶。吾嘗歎此達言。以爲美談。劉季緒才不堪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掎摭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皆五霸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丁廙字相輕。魏文帝論文人。樓護。漢游敬禮。季緒。劉表子也。相輕。相輕。自古而然。樓護。伏傳。十萬言長者。謂曰。以君卿之才。何不宦學乎。繇是辭其父學經。傳爲吏。醬瓿。揚雄傳。著太元法言。劉歆嘗數年。甚得名譽。

有利祿然尙不能明易又如麟麌見史傳篇

麟注

雉鳳尹文子魏文

元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瓶也

麟麌見史傳篇

之田父得

子楚擔山雉者路人問何鳥也

擔雉見史傳篇

怪石尹文子魏文

玉徑尺不知其玉也以告鄰人鄰人給之曰怪石也歸而置之廡下明照一室怖而棄之於野

燕礪見史傳篇

之田父得

闕子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悟臺之東歸而藏之以

東

燕礪見史傳篇

爲寶周客聞而觀焉掩口而笑曰與瓦礪不殊

怪石尹文子魏文

向牆南面而視不覩北方

乎淮南子東面而望不見西

琴表其情呂氏春秋伯

琴鍾子伯

期善聽方鼓琴志在泰山子期曰善哉乎鼓琴洋洋乎若流

琴見史傳篇

伯

折楊莊子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楊皇華則嗟然而笑

伯

也

白雪宋玉對楚王問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日下

牙鼓琴鍾子伯

伯

也

白雪見史傳篇

伯

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是以其曲彌高其和彌寡

異采屈平九章文質疏內

內

是以其曲彌高其和彌寡

異采屈平九章文質疏內

內

春臺老子眾人熙熙登春臺

樂餌老子樂與

左傳鄭文公

熙熙如登春臺樂餌過客止

國香左傳鄭文公

公

有踐妾曰燕

程器第四十九

周書論士方之梓材。蓋貴器用而兼文采也。是以樸斲成而丹臘施。垣墉立而雕朽附。而近代辭人務華棄實。故魏文以爲古今文人之衍字類不護細行。韋誕所評。又歷詆羣才。後人雷同混之一貫。吁可悲矣。畧觀文士之疵。相如竊妻而受金。揚雄嗜酒而少算。敬通之不循廉隅。杜篤之請求無厭。班固諂賣以作威。馬融黨梁而黷貨。文舉傲誕以速誅。正平狂慾以致戮。仲宣輕脆以躁競。孔璋惄恫以麤疎。丁儀貪婪以乞貨。路粹鋪啜而無恥。潘岳詭譎於愍懷。陸機傾仄於賈郭。傅玄剛隘而

此亦有激之  
談不爲典要

文心雕龍 卷一  
論衡  
言臺孫楚狠汪作恨而訟府諸有此類並文士之瑕累文既  
有之武亦宜然古之將相疵咎實多至如管仲之盜竊吳起之貪淫陳平之污點絳灌之讒嫉沿茲以下不可勝數孔光負衡據鼎而仄媚董賢况班馬之賤職潘岳之下位哉王戎開國上秩而鬻官囂俗况馬杜之磬懸丁路之貧薄哉然子夏無虧於名儒濬冲不塵乎竹林者名崇而譏減也若夫屈賈之忠貞鄒枚之機覺黃香之淳孝徐幹之沉默豈曰文士必其玷歟蓋人稟五材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難以求備然將相以位隆特達文士以職卑多謗此江河所以騰湧涓流所以寸折

此種亦純是客氣觀此一篇彥和亦發憤而著書者○觀時序篇此書蓋成於齊末彥和入梁乃仕故鬱梁乃爾耶

者也名之抑揚旣其然矣位之通塞亦有以焉蓋士之登庸以成務爲用魯之敬姜婦人之聰明耳然推其機綜以方治國安有丈夫學文而不達於政事哉彼揚馬之徒有文無質所以終乎下位也昔庾元規才華清英動庸有聲故文蓺不稱若非台岳則正以文才也文武之術左右惟宜郤穀敦書故舉爲元帥豈以好文而不練武哉孫武兵經辭如珠玉豈以習武而不曉文也是以君子藏器待時而動發揮事業固宜蓄素以弸中散采元作悉龔仲和改以彪外梗柂其質豫章其幹摛文必在緯軍國負元作賢冀改重必在任棟梁窮則獨善以垂文達則

此篇於文外補修行立功制作之體乃更完密原評

奉時以騁績。若此文人應梓材之士矣。

贊曰

瞻彼前修。有懿文德。聲昭楚南。采動梁北。雕而不器。貞

幹誰。則豈無華身。亦有光國。

梓材

書梓材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  
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曠

韋誕

文

叙錄韋誕字仲將太僕端之子魚豢嘗舉王阮諸人以問誕誕對曰仲宣傷於肥憇休伯都無格檢元瑜相病粗如體弱孔璋實自竦文蔚性頗忿鷙以問之恐不得當也夜亡奔相如與馳歸成都其後有人言如使蜀時嗜酒揚雄傳雄家素貧嗜酒時敬通

傳衍字敬通顯宗卽位人多短衍文過其實遂廢于行與婦弟書數婦之惡有云以室家之故捐棄衣

金失官

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敬通

馮

冠心專耕耘杜篤後漢文苑傳杜篤居美陽與美陽以求衣食

杜篤

後漢文苑傳杜篤居美陽與美陽令游數從請託不諧頗相恨令怒

收篤送班固

班固傳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爲

京師不教學諸子

班固傳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爲

固不遵法度吏人苦之

固不遵法度吏人苦之

班固中護軍與參議及竇憲敗固先坐免官

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

固不教學諸子多馬融

馬融傳融爲梁冀草奏

性黨附成譏固知識能匡欲者鮮矣

孔融傳融

固不教學諸子多馬融

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

固不教學諸子多馬融

孔融傳融

固不教學諸子多馬融

孔融傳融

程器

六

謁者妄稱尙書所處元對百僚而罵公參石苞驃  
書以御史中丞庾純奏元不敬公參石苞驃  
軍事初至長揖曰天子命我參軍事因此而嫌  
隙遂構苞奏楚與吳人孫世山共訕毀時政楚亦抗  
表自理紛

管仲盜竊說苑鄒子曰管仲克日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

文帝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讒  
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

陳平陳丞相世家絳侯灌嬰等咸讒陳平曰臣聞平  
家居時盜其嫂事魏不容亡歸楚歸楚不中又  
亡歸漢今日大王尊官之令護軍平受諸將金多  
上賢父恭爲御史事光及賢爲大司馬與光並爲三公  
入閣既下車迺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鈞敵  
上之禮賢歸王戎王戎傳戎與阮籍諸人爲竹林之遊  
聞之喜

孔光漢佞幸傳初丞相孔光爲御史大夫時董  
賢私過光光知上欲尊寵賢及聞賢當來也  
禮賢歸王戎王戎傳戎與阮籍諸人爲竹林之遊

戎嘗後至籍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

戎笑曰卿輩意亦復易敗耶後以平吳功封安豐侯  
南郡太守劉肇賂戎筒中細布五千端爲司隸所糾  
帝雖不問然爲鄒枚鄒陽傳吳王濞陰有邪謀陽奏  
清慎者所鄙鄒枚鄒陽傳吳王濞陰有邪謀陽奏  
枚乘嚴忌知吳不黃香後漢文苑傳黃香年九歲失  
可說皆去之梁母思慕憔悴殆不免喪鄉人  
稱其至孝太守劉護聞而召之署門下孝子香博學  
經典究精道術能文章肅宗詔香詣東觀讀所未嘗  
見徐幹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  
業辭義典雅足傳於後徐幹徐幹字偉長魏文帝書偉長懷文抱質  
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男女  
效績愆則有敦書左傳晉侯蒐於被廬作三軍謀元  
說禮樂而敦書古之制也敦書帥趙衰曰郤穀可臣亟聞其言矣  
小試勒兵詩書子傳孫武以兵法見吳王闔廬闔  
乎對曰可勒兵中彪外揚子法言君子言則成文動則  
敦詩書勒兵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  
試勒兵勒兵子傳孫武以兵法見吳王闔廬闔  
乎對曰可勒兵中彪外揚子法言君子言則成文動則  
小試勒兵勒兵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

外也。注。謂滿也。梗相立，則爲大山。眾木之宗朴，則爲萬世之用。

陸賈新語。豫章天下之名木也。虎文也。

序志第五十

夫文心者，言爲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孫巧心，心哉美矣。故一本上有夫字用之焉。元脫接廣文選補古來文章，以雕縟成體，豈取騶鷗之羣言？雕龍也。夫宇宙綿邈，黎獻紛雜，拔萃出類，智術而已。歲月飄忽，性靈不居。騰聲飛實，制作而已。夫有衍肖貌天地，稟性五才。一作行擬耳目於日月，方聲氣乎風雷。其超出萬物，亦已靈矣。形同草木之脆，名踰金石之堅。是以君子處世，樹德建言，豈好辯哉。不得已也。予生七齡，乃夢彩雲若錦，則攀而採之。齒在踰立，則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旦而寤，

原評

讀歐陽子送徐無黨序文，  
突然自失矣。

全書對針此  
數語立言

迺怡然而喜。大哉聖人之難見哉。乃小子之垂夢歟。自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讚聖旨。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宏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源。莫非一作外經典。而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輦悅。離本彌甚。將遂訛濫。蓋周書論辭貴乎體要。尼父陳訓惡乎異端。辭訓之異。宜體於要。於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詳觀近代之論文者多矣。至於一作如魏文述典。陳思序書。應瑒文論。陸機文賦。仲洽流別。宏範翰林。各照隅隙。鮮觀衢路。或臧否當時之才。或銓品前修之文。或汎舉雅俗之旨。或撮題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陳書辯而無當。應論華而疏畧。陸賦巧而碎亂。流別精而少巧。梁書功翰林淺而寡要。又君山公幹之徒。吉甫士龍之輩。汎議文意。往往間出。並未能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誥。無益後生之慮。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矣。若乃論文敍筆。則圈汪作品別區分。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上篇以上。綱領明矣。至於割情析采。一作表籠圈條貫。摛神性圖風勢。苞一作包會通。

功字是

隙。鮮觀衢路。或臧否當時之才。或銓品前修之文。或汎舉雅俗之旨。或撮題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陳書辯而無當。應論華而疏畧。陸賦巧而碎亂。流別精而少巧。梁書功翰林淺而寡要。又君山公幹之徒。吉甫士龍之輩。汎議文意。往往間出。並未能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誥。無益後生之慮。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矣。若乃論文敍筆。則圈汪作品別區分。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上篇以上。綱領明矣。至於割情析采。一作表籠圈條貫。摛神性圖風勢。苞一作包會通。

平允之見如  
此乃可以著  
書亦如此其  
結處自負不  
淺字是  
洗字是

閱聲字崇替於時序。褒貶於才畧。怊悵於知音。耿介於程器。長懷序志。以馭羣篇。下篇以下毛目顯矣。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數。其爲文用。四十九篇而已。夫銓序一文爲易。彌綸羣言爲難。雖復一作輕采毛髮。深極骨髓。或有曲意密源。似近而遠。辭所不載。亦不勝數矣。及其品列一作許。成文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識在鉛管。何能矩矱。元脫茫然往代。旣沈一作予聞。眇

眇來世。倘塵彼觀也。

贊曰

生也有涯。無涯惟智。逐物實難。憑性良易。傲岸泉石。咀嚼文義。文果其心。余心有寄。

涓子文選注隱於宕山著琴心三篇。王孫漢藝文志王孫子一篇。巧心雕龍見諸子篇騁子注。騰聲封禪文董英飾羽見徵聖篇魏文論文帝集有典論文論方術陳思陳思王集與楊德祖書僕少小年矣然今世作應瑒應瑒集有文賦陸機集流別頌讚翰林隋經籍志翰林論三卷晉著作郎李充撰晉書及周易旨六論釋莊論二篇詩賦雜文二百四十首行於世傳中不言有翰林論而玉海引翰林論亦

云宏毛目子華子毛舉其目範水篇是直用管闥天

文心雕龍  
黃本出僅於書眉或篇尾增刊紀的評語其餘與本文無異此篇是正尚多未盡之者今

王岐善磨先生訪華來蓉購得此間勵志勉學講舍覆刊寧本愛既弗置東歸後定能以研治杜詩之餘從事抉蕘俾劉舍人青更得大放光芒於友邦也爰識數語以資紀念時一九六零年四月十九日

文心雕龍卷十終 楊以晦於成都永豐卷招待所

